



中学政治課本

做革命的接班人

(試用教材)



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

PDG

目 录

一、旧中国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

毛主席语录	1
-------	---

材料:

1. 罪恶的地主庄园	2
2. 童工的地獄	12
3. 表的故事	19

二、新中国的建立，是无数革命前辈的英勇奋斗 和流血牺牲换来的

毛主席语录	25
-------	----

材料:

1. 記“二七”罢工斗争	25
2. 跟毛主席上井冈山	29
3. 万水千山	36
4. 刘胡兰	43

三、千万不要忘記阶级斗争

中共中央文件节录	51
----------	----

毛主席语录	52
-------	----

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(人民日报编辑部、红旗杂志編輯

部文章摘录)	54
--------	----

材料:

1. 一場严峻的斗争	56
2. 千万不要忘記	60
3. 身居鬧市	63

4. 反动的地主分子、富农分子复辟野心不死·····	69
四、热爱生产劳动, 艰苦奋斗, 用自己的双手	

建設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

毛主席語录·····	72
------------	----

只有热爱劳动, 才能永远革命, 永不变质(中国共产主义青

年团中央委员会向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摘录) ···	73
下乡种地, 是否“丢人”, “沒出息”? (人民日报社論摘录) ···	74

材料:

1. 吃大苦, 耐大劳, 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·····	80
2. 虎头山上插紅旗·····	92

五、努力学习, 刻苦钻研, 掌握科学文化知識

毛主席語录·····	104
------------	-----

材料:

1. 毛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·····	105
2. 打笔直井·····	116
3. 科学实验开了花·····	121

六、立雄心壮志, 做革命的接班人

毛主席語录·····	125
------------	-----

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(人民日

报編輯部、紅旗杂志編輯部文章摘录) ···	12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材料:

1. 雷鋒的生平·····	130
2. 雷鋒的故事·····	131
3. 雷鋒日記摘抄·····	141

一、旧中国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

毛主席语录

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。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，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、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。

（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1939年12月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第620页）

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，有些什么阶级呢？有地主阶级，有资产阶级；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。又有无产阶级，有农民阶级，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；这三个阶级，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，还是被统治阶级。

（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1939年12月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第632页）

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，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，中国的广大人民，尤其是农民，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，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。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，是世界所少见的。

（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1939年12月。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第625页）

※ ※ 材 料 ※ ※

1. 罪恶的地主庄园

新社会阳光灿烂，
旧社会乌云遮天。
闭目思往昔，
豺狼当道；
回首看当年，
虎豹掌权。
贫苦农民，
滚油锅里度日月；
万恶地主，
白骨堆上榨血汗！
到处是阴风惨惨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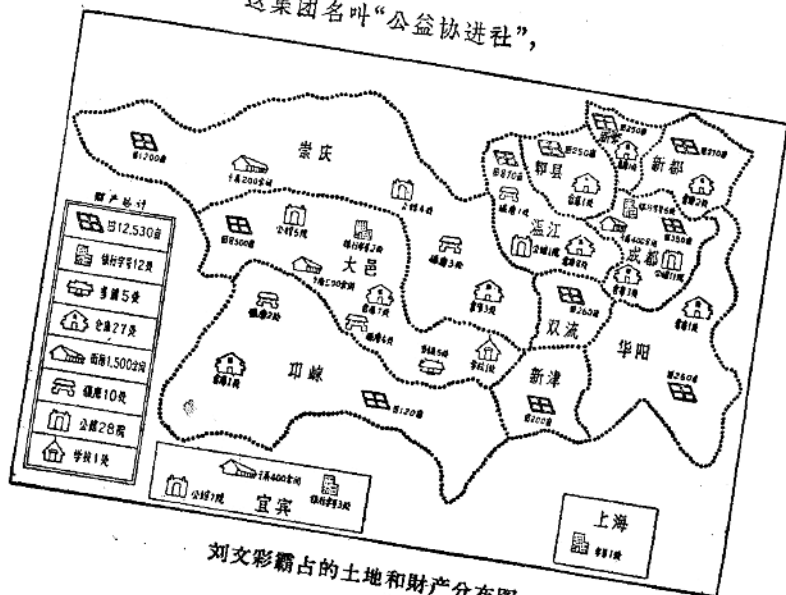
到处是血泪斑斑，
要知昔日如何苦，
请看地主庄园。

在旧社会里，到处都有地主庄园，有的规模大些，有的规模小些，不管大也好、小也好，都是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建造起来的。土地改革以后，这些地主庄园都被广大农民没收和分配了，原样保存的并不太多，年青一代，对于地主压迫农民的情形，简直一无所知。其实地主的庄园虽然被摧毁了，地主阶级虽然被打倒了，但他们还时刻梦想复辟，城市里和农村里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。因此我们广大农民既要向前看看，认清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；也要回过头去，想想从前的阶级仇恨，千万不要让地主富农钻了我们思想麻痹的空子。

如今且说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，解放以前，是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家乡。刘文彩在距离安仁镇大约半华里的地方，建造了一所庄园，远远望去，灰蒙蒙的一片，占据了好几十亩地皮。解放以后，这所庄园被没收了，但到现在，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式。中共大邑县委和其他有关部门，为了教育当地人民，不能忘记过去苦难的岁月，不能忘记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，特地在这里举办了一个“地主庄园陈列馆”。开馆以来，参观者络绎不绝，千千万万的人们，在这里受到极其生动的阶级教育。这个地主庄园到底是什么样子？现在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番。

先說刘文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:

刘文彩家住四川大邑县，
臭名声川里川外都傳遍。
地主、軍閥、官僚和土匪，
四条头銜他一人占。
他曾在川南稅捐总局当总办，
刮尽了地皮置庄田；
到后来担任“叙南清乡司令官”，
好比那吃人的老虎把翅膀添；
收罗了流氓地痞十多万，
組成了一个大集团，
这集团名叫“公益协进社”，



刘文彩霸占的土地和财产分布图

惡勢力擴張到十多縣。
要問他家產到底有多少，
看一看這張圖你就了然。

上面這張圖，只是把劉文彩的家財，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，這些財產，是眾目昭彰，人所共見的。至於劉文彩還有多少底財，那就無法知道了。

現在回到正題，再來看看劉文彩的莊園。

先從莊園的外圍談起。莊園四周，全是兩丈多高的風火磚牆。莊門坐南朝北，兩扇黑漆大門，足有一丈多高。大門的側翼兩壁，釘了四個大鐵環，據說這是拴馬用的。大門頭上，有一塊橫額，橫額上刻着四個大字，“受福宜年”，意思就是說，這個屋子的主人，將要長生不老，永遠享受這一份“福氣”。

進了大門，便是一個豎長的天井，天井里擺着兩個六角形的“紅砂雅石花缸”，高有五尺，粗到兩人不能合圍。一只花缸上刻着戲文，一只花缸上刻着山水樓台。這兩只花缸是當年劉文彩在叙府擔任“叙南清鄉司令”時，利用權勢從公園里搶來的。後來劉文彩卸任還鄉，就用船載人抬，從七百里外運回家來。

天井的左廂是賬房，賬房里陳列着賬桌、賬簿、算盤。天井的右廂是大廳，大廳的左邊是西式客廳，右邊是中式客廳，這兒是劉文彩當年與軍閥、惡霸、匪首們休息、賭博的場所。凡是到這裡作客的，可以說得上“談笑皆魔鬼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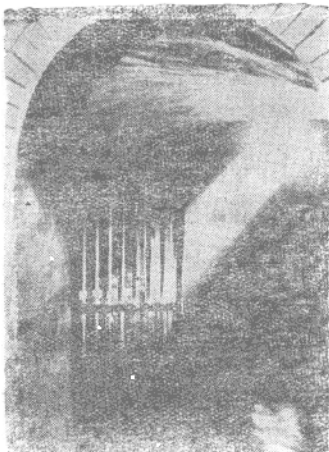
往来无好人”。

穿过大厅，又是一个天井，对着大厅是一排正屋，正屋門前，立着一个六尺高的屏風，屏風上刻着“天官賜福”四个金黃大字。这所正屋，一共分为四組：中間是刘文彩的寿堂，左边是刘文彩的寢室，右边是刘文彩五姨太的臥房，后房、厢房是刘文彩儿女們住的地方。談到这所屋子的裝潢摆设，那是不消說得，从門窗桌椅到床上鋪的、墙上挂的，无一不是特等华貴的物品，单是刘文彩一人的四季衣服，就装了一百二十多箱。

刘文彩除了有一个“活閻王”的外号，还有一个外号叫“双枪王爷”。因为他不但拥有大批的手枪、步枪、机关枪，并且拥有大批的烟枪。在刘文彩的庄园里，单是吸烟室就有三个之多。在这些吸烟室里，专供他一人使用的吸烟工具，更是讲究极了。烟盘有金烟盘、銀烟盘、鑲玉烟盘无数套；烟枪有虾鬚枪、牙骨枪、玉石枪数十件。他每年抽的鴉片，折合成人民币，至少在万元以上。

刘文彩家的厨房，也是与众不同的，一共占去了十多間平房。厨房为什么要占这样多的屋子呢？因为他家的伙食是分等級的，刘文彩和他的五姨太，吃的是“特等卫生灶”，家屬們吃的是“总起承灶”，貼心爪牙吃的是“小灶”，长工、僕役吃的是“大灶”。刘文彩除吃特等飲食以外，还专门雇了六个奶媽，供給他一个人吃人奶。

大家不禁要問：“刘文彩全家有多少人口，住得了那么多房子嗎？”告訴你，要談这座庄园的容量，住一千人也不嫌拥挤，但是刘家經常住在这里的，一共只有六个人。連同專門伺候这六个寄生虫的包括总管家、管事、烟枪手、打手、奶媽、丫头、厨师、裁縫、綉花工、雇工以及專門做泡菜的，通統在內，共有一百多人。



这所庄园，是刘文彩荒淫享乐的場所，也是刘文彩行凶作恶的匪窟。就在紧靠佛堂的后面，有一座房子是專門关押劳动人民的水牢，

刘文彩关押农民的水牢和站籠

水牢里共有三道牢門，灌着半人深的水，散发着难聞的臭味。水的正中央，立着一个一人高的铁籠，铁籠上有数不清的铁刺。一个人被关到这里时，蹲不得，伏不得，只能笔挺地立着。在这里，刘文彩不知殘害过多少劳动人民。

关于这所庄园的大概情况，介紹到这里为止。下面再来数一数刘文彩的罪状。

刘文彩到底是怎样发家的呢？

刘文彩的父亲，名叫刘公占，是前清时代的貢生，本来并不是什么大財主。后来刘文彩的兄弟从軍官学校毕

了业，不久就当上軍閥，这一来，刘家就成为暴发戶了。

刘文彩靠着他兄弟的势力，从一九二一年起，就在四川省的宜宾县当了十多年的官僚，他做的官，都是刮錢的肥缺。一九三五年，他从宜宾离职还乡时，一下雇了三十只大船，替他装运赃款赃物，这里面有銀元八百多万块，还有大量的黄金、鴉片、珠宝、玉器。他在回到大邑以后的十四年中，就凭着这笔資本，繼續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剝削和压榨。

有了大量的金銀財宝，并不滿足，他还想占有大量的土地、房屋和庄园。前面向大家介紹的庄园，只不过是刘文彩财产的一部分。安仁鎮一共有七条街，刘文彩一人就占了四条；整个大邑县不过五十几万亩土地，其中就有八千五百亩屬於刘文彩所有。

刘文彩的房屋田产，絕大部分都是利用他的恶势力霸占而来的。他霸田夺地的办法很多，最拿手的有这样几种：

第一种办法是“吃心心田”。如果他看中了一块田地，而这家田主又不願出卖，他就先把这块田周圍的田地买下，然后筑起圍堤来，或者断水、或者放水，破坏长好的庄稼，逼得这家农民非卖不可。

第二种办法是“买飞田”。刘文彩家里掌握着一大批盖好伪四川省财政厅印章的空白官契，他只要存心霸占你哪一块田地，就拿出一張空白官契来，随意填写，然后

这块地就姓刘了，文打官司武打架，他都不在乎。

第三种办法是“卖野田”。他叫狗腿子冒充卖方，伪造契約，平白无故地把你的田地霸去，田主知道以后，当然是不甘心放弃产权的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一边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一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，你要碰他们一下，他就能叫你家破人亡。

谈到刘文彩如何剥削农民，那就花样更多了。

凡是种了刘文彩家土地的佃户，都得按刘文彩规定的办法交租。他家的租叫“铁板租”，每亩田的租额，高到一石七八斗，不论天旱水涝，哪怕颗粒无收，租谷一粒也不能短少。

刘文彩家用的斗和秤，分为大小两种，一律刻了“星記”字样。收租时用的是大斗大秤；放债时用的是小斗小秤。大斗和小斗相比，一斗就相差三升六合。

刘文彩家还专门造了一种“飞輪風谷机”。收租的时候，全部谷子都要重新風过。一石谷子从这部風机里过一下，就得去掉二三斗。風掉的便算是糠壳，一颗也不准拿走。

刘文彩霸田、夺地的手段是毒辣的，逼租、逼债以及进行其他超经济剥削的手段更加毒辣。他除了在省內省外开设了許多銀行、錢庄、当鋪，进行高利剥削以外，同时还私設印鈔厂，大量印制伪鈔騙取人民的財物。

刘文彩放债的利息，高得吓人，利息的名称也多得出

奇。有一种名称叫“砍头利”，就是农民向他借錢的时候，先得把几个月的利息扣去，到期却得把实际上并没有借的錢全部还給他。此外还有什么“滾滾利”、“場場利”等稀奇古怪的名字。更加毒辣的是，他白天把債放出去，晚上又派手下的匪徒去搶回来，然后再照样逼着你还本还利。

刘文彩除了用重租高利进行剝削以外，还强迫农民为他兴建公館、电厂、水堰、馬路、戏院、学校等等。农民替他服劳役时，不但拿不到分文工資，还要自帶口粮，自备工具。劳动时，还要受到监工狗腿子的百般虐待。

直接在农民身上刮錢，只是刘文彩的一种“生財之道”；除此以外，他发财的門路还多得很哩！进賬最大的有三种：第一种，坐地分贓；第二种，販运鴉片；第三种，苛捐杂稅。

刘文彩对四川人民所欠的血債，是沒有法子計算的，如果一笔一笔的写出来，不知需要多少篇幅。这里只能举几个事例，來說明这个家伙的豺狼成性：

刘家霸占了張治安的屋基，还用气枪塞进張治安的肛門和喉管，灌气害死了他；

刘家狗腿子晏子輝騎在馬上，把一个交不起租的老农民用绳索拴在馬后飞跑，活活拖死；

一九三五年，农民王石清在唐場一家茶館里談到，“紅軍过大渡河，秋毫无犯”，被刘文彩的侄儿刘季珍听

見，当晚就派人把他暗杀在胡益珍当鋪門前；

刘文彩要霸占农民刘益山的田地房屋，逼得刘益山逃跑。刘文彩又叫人开沟放水冲他的房子，把他母亲气死了。刘益山回家葬母，眼見田中还未插秧，請了三个亲戚来帮忙。刘文彩便派狗腿子，当场枪杀了这三个栽秧手，还把刘益山关押起来，霸占了他的田地房屋；

农民罗洪发被刘家恶狗咬伤，把狗打了一下。后来狗病死了，刘家硬說罗洪发“打狗欺主”，把他抓来毒打一顿，还逼他卖了仅有的三分田，給狗做三天道場，并强迫他披麻戴孝，端灵磕头；

唐場林世明的儿子水泉，大年初一被刘文彩的侄孙“小霸王”毆打。水泉不服。刘文彩的侄子刘元璜走来，抓起水泉就丢进井里，揚长而去。邻居含憤救起水泉；

农民包秋白，因天旱欠租八斗，被刘文彩用“老虎凳”害死。

至于刘文彩这个吸血鬼在生活上如何荒淫无耻，实在說不上嘴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紹了。

按照刘文彩的想法，他是要世代代在这个地方充当土皇帝的。可是，他这个如意算盘并没有打成。

一九四九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，当年冬天大邑县解放了，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。

人民公社建立后，党和政府在地主庄园的旧址上兴办了大邑县农业拖拉机站、敬老院、幼儿园和中学。

现在，大邑县的农民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正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。

（选自《东方红》1964年版）

2. 童工的地獄

一九二一年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、大汉奸王克敏，在天津海河东岸郑庄子西边，办起来一个裕大紗厂。王克敏为了更多地榨取人民的血汗，就派他最亲信的一个狗腿子王相林到河南、河北的农村去招收童工。

王相林是个黑大个子、方脸盘、贼眼睛，长着一脸横丝儿肉。他到了乡下，假装和善地跟穷人们说：“誰家的孩子到工厂去干活，管吃管穿，大米洋面管够，一年还给两身衣服。”在那个黑暗的年月里，农民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剥削，加上連年灾荒，日子过的比黄连还苦。农民们吃糠咽菜，洼里的野草、树皮都被吃光了。做父母的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，狠着心肠把孩子交给了王相林。就这样連哄带骗，他在我们家乡一带招收了八百多名童工。

含着眼泪离开了家乡

我家里很穷，大伯給地主扛活累死了，父亲被債逼得黑天白日給地主卖命干活，可家里还是吃了上頓沒下頓，好几輩儿沒穿过囫圇衣裳。媽带着我和沒爹沒娘的表弟“小迷糊”四乡里去要飯。那年头要飯可真难啊！穷人都沒吃的，誰也顾不了誰。地主有的是粮食，可穷人吃不上。夜里餓得睡不着，一家子就挤在一块哭。

日子好难挨啊！过一天比一年还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来了招工的。媽媽听說做工去管吃管穿，三年可以出师，出师后一个月掙十来块現大洋，便动心了。媽媽想，別的不說，出去了孩子可以吃口飽飯，学到手艺，还可以养家。就这样媽媽把我和“迷糊”交給了王相林。王相林帶我們走的时候，我們抱住媽媽的大腿不放，哭喊着：“媽媽！我們离不开你，別讓我們去啦！”媽媽比我們还难过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！她含着眼泪劝我們：“去吧，出去就好了，先有口飽飯吃。文升你比‘迷糊’大一岁，在外边要照顾他……”为了逃活命，亲骨肉就这样分离了。

走进地獄

我們一进裕大紗厂，就得填一張“志願书”，实际上就是卖身契。上面写着十条厂規，如：徒工进厂要严守厂規，有違犯者由厂方处理；触电、工伤、疾病、死亡，与厂方

无关；中途逃跑，要偿还膳衣費……。这十条厂規就像十条毒蛇一样把徒工纏死在資本家的手里。人們从小就受罪，根本沒有进过学堂，哪有人会填写呢！工头好歹地給我們念了念，抓住我們的手往紙上按了一个手印，便讓我們換衣服去了。每人发給一身灰色的小衣裳，穿上这身衣服就算出不了厂了。因为厂方在警察局里备了案，就是逃出去，巡警也会把你抓回来。

我們每天工作十二个钟头，中間吃飯都不让休息。上班下班要排好队，前后都有工头押着，朱胖子是管我們的，他总是跟在后边，像押罪犯一样看着我們。

提起朱胖子，真把人恨死！他是大汉奸王克敏手下最凶恶的狗腿子，是管理室的大头。此人五十多岁，胖胖的，胸脯腆老高，脑袋像个大葫芦，上边尖，下边大，长着一对三角眼，下巴搭拉老长，手里經常拿着一根带銅疙瘩的木棍子，看起来怪吓人的。

早晨天不亮，汽笛就像鬼叫似地催人們起来上班。童工們跟大人干一样的活，哪受得了哇！整天累得腰酸腿疼，下了班就想睡觉，恨不得睡上三天三夜解解乏。有时早晨睡不醒，沒听见汽笛叫喚，这可就麻烦了。一天，正是十冬腊月，刮着西北風，飄着雪花，我夜里冻醒好几次，早晨睡过了。朱胖子来查工房，一把从被窝里把我拖出来，揪住耳朵，一口气就打了四十大板，疼得我爹媽地喊叫，把后心打得肿得像发面餅，最后还把我拉到外面罰